

丈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國語四書

孟子卷之三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昔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將之楚。聞孟子在宋先過宋而見孟子。夫有事於交鄰之行而先

為見賢之舉此可見世子天性之善而入聖有基矣孟子知世子之可與言也因與之道性善。不曰仁則曰義使之知天所賦人所受一粹然而無惡也而又

恐其無徵不信故言必稱堯舜。以實之蓋以堯舜雖聖亦不過率所性之渾然至善者充之以造其極耳夫以善言性則知仁義不假外求以堯舜明性善則知聖人可

學而至此孟子勉世子意也然當戰國之時論性者紛紛不一而孟子獨謂性善天下皆駭於堯舜之不可及而孟子獨謂堯舜可為故世子不能無疑自楚反復

見孟子。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性善堯舜之言乎夫吾所言夫道

也道之在人同出於天同具於心不以古今而或殊不以聖凡而有異一而已矣。道既一則吾又安容有二說乎且非予一人之私言也昔者成覲謂

齊景公曰。天下之所謂聖賢者人莫不望而震焉以為可畏矣不知彼聖賢丈夫也我亦丈夫也吾

未當不可為聖賢何而畏彼哉。是成覲有見於吾之道與聖賢之道一也顏淵曰。可及矣不知人而一而已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人能奮發有為者亦若是矣是顏淵之言有見於吾之道與舜之道一也公

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嘗有是言矣自我思之吾性中自有文王信乎人皆可以師法周公之豈欺我

哉是公明儀有見於吾之道與文王之道一也可明古今聖賢亦無二道故其言之合如此世子亦惟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又何疑而復求他說哉夫人特患志之不立而勢之強弱大小非所論也

今以滕之絕長補短而計之將五十里也苟能發憤自強修身立教以古帝王為法猶可以

興道致治而為善國但恐以國小勢弱安於卑近而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為善而身心政事舉失其道而國遂終於不振耳不觀商書說命篇乎書曰若

藥不瞑眩而憤亂則厥疾不能瘳知非瞑眩之藥不可以去疾則知非力行之勇不足以善國矣世子其毋自棄而可哉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性善

道一之說於宋常記於心而終不能忘能今也不幸至於當先大故吾

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之居喪事然友之鄰問於孟子

孟子曰當喪禮既壞之後而世子獨能以此為問不亦善乎吾知世子非作意而為之也蓋親喪固人子所自

盡而無待於勉強者宜世子有所不能已禮必欲問焉以自盡其心也夫盡其心者在盡其禮曾子有言曰人子於生也事之

以禮

於死也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此子所聞於曾子者固泛論人子之禮如

此今世子諸侯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

其大經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吾嘗聞之

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三代共之

無貴賤古今之異世子欲自盡其心亦遵此行之而已

然友反命

世子遂

定為三年之

喪

乃禮制久湮習俗難改勝之

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

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

志曰喪祭從先祖

斯何謂乎蓋

曰吾有所受之

而非可也

其沮之言如此而不知所謂

先君者當論之於周公滕叔之始而非所論於數傳之後所謂從先祖者當邇之於創禮之祖而非所論於壞禮之祖也世子格於其議而

謂然友曰

人必素行足以及服人而後

可以吾他日未嘗學問

不

好馳馬試劍

其見輕於人也明矣

今也

一旦欲行三年之喪而

父兄百官

皆不我

滿

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

不行則無以盡我之心行之又

沮於眾人之議

子為我

再

問孟子

必如何而後可

然友復之鄰問孟子孟子

曰世子謂素行未學一旦欲行大事而不足於父兄百官者誠然也然此但當責之於已而斷然行之不可以他求者也孔

子嘗曰君薨為嗣君者以百官之事悲聽命於冢宰在已歡粥而不食旨面色深墨而有威容

即喪次位而哭惟自盡其哀而已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若是者何也由嗣君之哀先之而發

動其良心也蓋上有好者下之觀感而效法必有甚焉者矣夫君子之德主感

譬風也主應小人之德譬則草也草尚之以風必偃由孔子之言觀之世子固在上

之君子也誠能先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起而應之矣豈待他求哉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

誠在我於是方其未葬也五月居廬倚於中門之外以行諒陰之禮未有命戒以行不言之禮但見向之百

官族人不我足者皆翕然稱世子以可謂曰知禮焉蓋近者有以應之矣及至葬四方來觀

之但見世子顏色之戚一深墨之容也哭泣之哀一即位之哭也一時弔者咸以其能盡禮而大悅服

是遠者有以應之矣夫世子必行古禮而始之沮於人者卒感乎人可見世子信道之篤而亦見人心之同孟子性善美舜之說豈欺我哉

○滕文公初立為君以禮聘孟子孟子至滕而問為國之道蓋有感於滕可為善國之言而有志於圖治也孟子曰國以民為本

以食為天為國者當以

民事

急為之經畫區處而

不可緩也

燕風七月之

詩云

及此農隙之時

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而葺治之蓋以來春

其

始播百穀

而不暇為此故也夫以民之自急其事如此而

人君可以為緩而忽之耶夫民事之所以不可緩者何也蓋以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

則有所賴藉而

有恆心

無恆產者

則為所陷溺而

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

已

而陷於罪者必衆夫不制民產而使之陷於罪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欺其不見而

罔民

也

不仁甚矣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

恭

以持已不敢以貴而驕也

儉

恭也則重民事之佐理而

禮

臣接其下矣惟儉也故憫稼穡之艱難而

取於民有

制

矣夫罔民則不得為仁人賢君則不至於罔民二者之間出此入彼不觀陽虎之言乎

陽虎曰

為富為仁無兼務之理入而

為富

則不能復

仁矣

人為仁則不能復

富矣

陽虎之志固在舍仁而求富而求治之主豈可貪富而害仁哉天理人欲不能並立在審其幾而決之耳則請言制產定

賦之法稽諸三代可酌而行之也

夏后氏

之制民恒產也一夫受田

五十

畝而其取之於民也則計其五畝之入

而貢

焉殷人

之制民恒產也一夫受田

七十

畝而取之於民也則計其七畝之入

而助

焉周人

之制民恒產也一夫受田

百畝

而其取之於民也鄉遂用貢都鄙用

助而徹馬名雖有貢助徹之不同其實貢者貢五畝之入於五十畝之中助者助七畝之耕於七十畝之外徹者鄉遂之用貢猶夫夏都鄙之用助猶夫殷要皆

什分而取其一也是其於民事也皆知所急而其取民也皆非無制矣原夫命名之義則又有可得而言者彼夫貢者以下貢上其義易知若所謂徹者何哉蓋其耕也通力

合作其收也計畝均分有通融均一之義蓋言徹也謂所助者何哉蓋藉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有借助倚藉之義蓋言藉也夫三代田賦之法如此而裁其宜於

今者則惟助為良焉昔龍子曰治地之法莫善於之商助莫不善於之夏貢蓋貢

者校數歲豐歉之中以為常制樂歲粒米狼戾之時多

取之於額而不為虐則固限於寡取之一凶年彼所入者僅以償失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拘於常取盈焉是樂歲之寡取民不以為恩而凶年之多取民不堪命矣夫君者民之父母也為民父

母而使民以取盈之法盼盼然恨視其上將終歲勤動之所獲盡輸之於官而不得以

養其父母猶且不能足取盈之數又稱貸於人不顧重息而益之致使公私交迫仰事俯畜一無所資老者

推者死轉死乎溝壑中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貢法之不善一至於此若助法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

取之安有如是之弊哉然則助法之善固勝所當行者矣且夫滕有已行者有未行而不可不行者尤所當急論也從來世祿以養君子并田以養小人乃王政之本而世祿取之公田實與助法相為表裏今

夫世祿

之法

滕固

已

行之矣

然行世祿而不行助法則無公田之入而所以供世祿者亦隨俗加賦耳是以雖知禮下而取民未免無制也奈何

不因其所已行而併舉其所未行耶且助法不獨行於殷即周人亦用之也小雅大田之

詩云

天願

雨我

之

公田遂及我私

田此周人之詩也然

惟助

法

為有公田

今以公田之名而見於周人之詩

由此觀之

雖周

亦助也

夫以我周法制之詳而卒無改於殷人之法亦以助之盡善耳滕何為而不行之乎信能行此助法則不惟可以供世祿將見民有恆產自有恆心而教化可興矣由是設

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謂

庠者

取

養

老之義

也

方也

序者

取

射

之義欲

也

在

夏

曰校

時異而名亦異也至於國

學則

夏殷

三代共之

世異而名不異也鄉學國學之設其名義不無異同如此要其立教之意則

皆所以

講明

乎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之

人倫

而俾民知

也

誠使在上者建

人倫

昭然大

明於上

小民

莫不率由於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維而

親睦

於下

矣夫助法盛於商周而民生以厚明倫法乎三代而民性以復此萬世王天下之仁政也以滕之國

小勢弱雖行仁政未必能遂興王業然

有王者

受命

起

欲舉三代

必來取法

乎

是為王者

師

而澤亦足

也

然為王者師特就滕之勢言之耳苟以理推之則亦可以基王業焉大雅文王之

詩云

周雖舊

為諸

邦而

其命

則維今新以

文王

受天命而

之謂也

所以然者以文王能行仁政耳

子

教養之

力行之

則人心咸悅天命自歸勝之國勢日以改觀文王固以新周之邦子

亦可

以新子之國

雖不能致王於當時獨不

可基王於後世乎文公聞孟子之言遂以井田為必可行乃

使畢戰

主其事而來

問井地

之詳

孟子曰

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

子之君將行之

井田

仁政選擇

於羣臣之中

而使子

委任可謂重矣

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

畫其溝塗封植之

界始經界不正

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而豪強之人得以兼併侵

而井地不均

矣賦出於田無一定之法而貪暴之官得以多取自利而

穀祿不平

矣

是故暴君

汙吏

欲攘下之利則惡經界之不便於已

必慢其經界

而故廢之若使

經界既正

則田因界而有定分而兼併者無所

容賦因田而有定法而多取者不得肆凡

分田

以給小人

制祿

以養君子將不勞而均且平矣直

可坐而定也

夫分田制祿之法必當兼

舉者以君子野人皆不可無

夫滕壤地

雖

偏小將

有必

為君子

而仕者

為野

人者

馬無君子莫

出政令以

治野人

無野人莫

出賦稅以

養君子

不以國小而可相無而分田制祿豈以國小而可偏廢哉今

請

斟酌因地制宜之法郊以外謂之

野

田可井授也則

九一而

行助

法一以養君子九以養野

人也郊以國中田不可井什而一使之自賦兼行貢法以養君子九以養野人也如是則正經界以行分田制祿之法者得矣

而分田制祿之中又有曲盡其思者君子世授也則卿以下至於大士必有主田以奉祭祀而主

田則五十畝馬追遠之費不待分其養廉之需所以濟世祿之所不及也其厚君子者如此一夫受田各以百畝者此常制也而常制之外其有幼弟而為餘夫

者則又二十五畝馬是恤幼之費不待分其八口之需所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其厚野人者受田

家同聚而葬死而葬徙而居者各有世業而安土重遷無出於鄉一鄉之田八同井而耕耘收穫合於一鄉者

出一常相友而不守為望交相助而無患若疾病彼此相扶持而無

如則鄉井之間謁然百姓無親睦矣至於井田之行制又方一里而一井井以

而治地均矣井界九區區百畝畝以井分而經畫明其中為公田以為君子八家

皆私百畝以為八家之受舉八家之民同養公田必公田之事畢然後

敢治私夫中公外私既相聯而不渙先所以別野人之異於君子使上得以

相親和睦之中而也獨是井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其此特其大略也若夫因潤

又寓正名分之義詳不可得聞矣吾以前所云云者此特其大略也若夫因潤

澤之

變而通化而裁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肯乎古而亦不泥乎古不拘於金而亦不拂於金

則在

主之

君與

輔之

子矣

豈吾言之

所能盡而亦豈吾力之所能與哉尚其交相勉焉可也

○

昔孟子述三代井田之法以告文公而為之分田制祿蓋將見諸施行矣時

託

為神農

氏

之言

以祖

者許行

邪說

自楚之滕

踵門而告文公

曰

乃吾

遠方之人

聞君行

井田

之

仁政

願受一廛

居之

而為氓

文公

以其慕化而來遂

與之

所處之廛

其徒

有

數十人

衆皆衣之

褐

示不安於服之美不以纖勞人也

捆屨織席

以為食

出於

陳良之徒

陳相與其

弟辛

負耒耜而自宋之滕

曰

井地之法古

聞君行聖人之

政

是亦聖人也

願為聖人氓

夫陳相之所宗本正與荒誕之辭者異矣兄弟偕來與眾味者異矣出疆而載耒耜與異業異

服者又異矣夫何邪說易以惑

世而人情每厭常而喜新故為

陳相一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

於陳

而學焉

陳相乃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惜其未聞聖人大道也。謂賢君者與民並耕

而供己食。自為養食而治。民之事不忍勞民以自養。此道之所在不虛其為賢君也。今也滕有倉廩，以貯

府庫。以貯財。取民之所耕而食。享民之養。養而治。則是屬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此許行之言所

刺在滕君。而所以刺則在孟子。蓋孟子聞陳相所道之言，欲闢並耕之說，而先即許子之身所難兼者詰之。曰：許子必種

粟而後食乎？蓋欲攻其所不能為而先實其所能為也。曰：然。是徒知其所能為而不意及其所不能為也。然許子之所必資者不止一食而已。則許子

之所當為者不止一種粟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必

織而衣也。而耕之不能兼乎織其情固已微露矣。又問曰：許子冠乎？曰：冠。曰：美冠？曰：冠素。曰：自

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夫以一冠之微而猶以為害於耕，則耕之不能兼乎織，其情已畢露矣。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乎？曰：

然。是器之不可廢者，猶衣與冠也。曰：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是其不能為者，猶其不能自

獨一種粟耳。種粟之外，雖一衣冠一械器皆不能兼而為之。蓋至此而相之說已窮。而孟子可以伸其辯矣。於是曉之曰：許子以滕有倉廩府庫，謂屬民以自養。今就子之言觀之，農不為陶冶而資其器械，似為

屬陶冶矣。然為農者必將曰：我固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屬陶冶。

然陶冶不為農而享其粟彼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屬農夫哉？

屬之為言已非通論矣

且許子何

不於種粟之暇兼

為陶冶

凡其所需之械器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

當必甚簡且便

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

頗亦煩矣而

何許子之不憚煩哉？

曰：百工

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其言蓋不覺自戾其並耕之說矣。孟子於是折之曰：爾謂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是矣。然則人君

之治天下

較之百工其事之輕重煩簡相去何如

獨可耕且為與？

夫天下之大分本有不可言有並者人有大小事亦有大小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各事其事而不容相兼

且

無論大人之不能兼小人也即凡一人之身

而其服食器皿之所必需者舉

百工之所為備如

不以有無相通彼此相濟

必出自為而後用

之。則既欲為此又將為彼

是率天下人而

奔走

路也。

惟其不能相兼而適以相濟

故曰：或為大

勞心或為小

勞力。勞心者

出政令以

治人。勞力者

聽命令以

治於人。治於

人者

輸貢賦而食人。治人者

享貢賦以

食於人。

相易而交相濟焉此

天下

古今

之通義。

也

然則治之與耕非惟勢之所難兼蓋亦義之所不必兼者矣試觀古大

當堯之時

去洪荒未遠生

民之害禾盡除故

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

得洪水而暢

茂禽獸

得草木而繁植

五穀

為草木所妨而

不登禽獸

逞猛

偏人

是於

獸蹄鳥

跡之道交

錯

於中國

皆洪水之為害也是時

堯

為大

獨

勞其

憂之

乃

舉舜

任大人之事

而敷治焉舜

將使禹治洪水也而草木障蔽禽獸縱橫治水之功未可施也乃先

使益掌火

政

益烈山澤

所生之草木

而焚之

是於

禽獸

夫所憑依而皆

逃匿

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

禹

於西

疏通

九河

以分其勢又

濬濟

水以會其流而凡水之便於入海者皆得

而注諸海

馬於東南則

決汝

水

漢

水

排淮

水

泗

水以去其壅塞而凡水之便於入江者皆導

而注之江

馬水有所歸則不至氾濫而稼穡有地

然後中國

民之

可得

而

粒

食也當是時也禹

受命治水凡

八年於外三過其

家

門而

不入

蓋凡為大人者勞心於救民而不暇顧其家如此

雖欲

從事

耕可得乎

乃水土既平而民利未興大人之勞心又在養也於是分命堯為

后稷之官

后稷

承命

教民

以

稼穡樹藝五穀

是

五穀熟而民人育

焉而未已也

人之有

秉彝

道也

倘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

不由其道而

近於禽獸

是亦大人未盡之責也

聖人有憂之

而勞心於教焉

使契為司徒之

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

此教以人倫之目也而其教之之法則

放勲

命契曰民有用力於人倫之道者則

勞之

有趨向於人倫之道者則

來

之

有心背乎人倫之道而邪者則

匡之

有行反乎人倫之道而枉者則

直之

有志弱而不能自立於人倫之道者則

輔之

有氣急而不能自行於人倫之

道者

翼之

凡若此者優游浸漬於其固有之性而

使自得之又

忍其勤始而怠終也時

從而振

德

之

夫水土之平未已也而又憂民之無養稼穡之教未已也而又憂民之無教

聖人之

以勞心

憂民如此

且其勤而暇事

並

耕乎

且夫同一憂也而所憂之大小相懸有萬萬者

堯

何以為已憂

以不得舜為已憂

也蓋不得舜誰與命官而敷治自一

舜且代之憂矣

舜

何以為已憂

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

也蓋不得禹皋陶孰與治水土而躬五教自一得禹皋陶

而舜體堯之憂以為憂禹皋陶又體舜之憂以為憂矣大人之勞心固若是若

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過農

夫

勞力者也

而顧以之責堯舜乎哉夫堯舜之憂在於得人心誠以得人之所係為甚大也彼夫

分人以財

非不解推也然謂之患

而教人以善非不諄切也然謂之忠而已天下至大兆民至廣安得人人而分之而教之所

為天下得人以代者如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則不必分人以財而恩之所及者廣大不必教人以善而化之所及者無窮斯則謂之

仁焉夫仁天下之功大矣而所係在於得人則得人豈易言哉是故以天下與人人以為難矣而自不貪以自私者出之猶易也惟

為天下得人則必審之至當選之至公一或不慎生民之禍烈矣是誠難也觀堯舜之所憂在此可曉然孔子贊

堯舜也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由孔子之所稱觀之

可見堯舜之治天下一則法天為治而德業之蕩蕩一則忘於天下而事功之巍巍豈無所用其心而可

哉但當其時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亦不易為憂而用於耕

耳夫堯舜治天下之準也而不用心於耕則賢君之道豈必與民並耕哉許子之說多見其妄也然創

為邪說者許行也而悖正道以入於邪者非子乎夫中夏乃聖人禮義之教而夷狄則棄禮義而異

於中國者也吾聞用夏之教變夷狄之俗者有未聞中夏之變於蠻夷之人者

也師陳良本楚產也乃悅周公仲尼之道謂得統於北學於

中國

於凡二聖之制作創述皆心領而受之即

北方之學者

素服周孔之教不過與之等倫

未能或之先也

彼

生於楚而自拔於楚真

所謂豪傑之士也

其用夏變夷如此故可師之以終身矣今

子之兄弟事

之數十年

聞周孔之正道不為不久矣願

師死

未幾

而遂倍之

盡棄其學以從異端之許行非所謂變於夷者耶爾不聞孔門之所

以尊其師者乎

昔者孔子沒

門人相與心喪三年

三年之外門人

各治其

任將歸

入揖於子貢

以別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門人之追慕其師如此

子貢

猶不忍即去

反歸孔墓

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子貢追慕其師之深又如此

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

思慕聖人想見其音容

以有若

言行氣象有

似聖人欲以所事

孔子

禮之事之以寄其思慕之情

彊曾子

與之同事

曾子曰

事師必以其倫尊師非求其似以事夫子者事有若

不

可

也夫凡水皆可濯物而言濯之至潔者必歸之江漢吾夫子道德純粹一疵不存明著之極其殆如

江漢以濯之

者乎凡日皆可以暴而言暴之至乾者必歸之

秋陽吾夫子道德明堂萬象俱新光輝之極其殆如

秋陽以暴之

然則

皜皜乎

至潔至白

不復

有

尚而之

已

而乃求之於彷彿形似之間烏半可是曾子篤信其師不以似代真者又如此夫似且不可以代真則相背者更無論矣

今也

許行

南蠻駭舌